

# 桥本宇太郎

## 围棋世界

志智嘉九郎

[日]

著

李中南 / 魏顺钦 / 张健 编译

蜀蓉棋艺出版社

# 橋本宇太郎的故事

吳清源

圍棋宗師吳清源先生為本書題詞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21—1999—006号

书 名/桥本宇太郎围棋世界

著 者/[日]志智嘉九郎

编 译/李中南 姚顺钦 张健

责任编辑·洪 艳

封面设计·莫晓涛

版面设计·红 彦

责任校对·蒋雪梅

出 版 蜀蓉棋艺出版社

成都市二道桥街72号 邮政编码 610072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邮电印制厂

版 次 1999年7月 第1版

2000年1月 第2次印刷

规 格 850mm×1168mm 1/32

印张10.25 字数249千字

印 数 5,001—11,000册

定 价 15.00元

ISBN 7—80548—606—9/G·607

发行所·日本山阳新闻社昭和59年10月15日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四川省版权局

举报电话:028—6636481

# 大佛之光

## ——访华观感

桥本宇太郎

1983年9月的一天，我们乘上驶往大同的列车。躺在软卧车厢里，经过一夜的颠簸，我正要入睡，一抹晨曦已在车窗外现出了倩影。

突然，黝黑的山岭上那巨蟒般盘绕的万里长城映入眼帘，我不禁不住贪婪地眺望。然而，除了长城以外，山是光秃秃的，没有绿树，空气也非常干燥，缺少水份，远处还偶尔翻起一股黄尘。这里的景色和刚刚告别的北京竟然那么不同，这里的长城也和周围的景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不由得暗暗发问，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山岭野外，耗费倾国的人力财力而垒起这道孤零零的城墙，古代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据说，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性喜安居乐业，从不北上打扰游牧民族，而栖息在北方草原上的骑射民族却总是不时地南下进犯，两个民族的一攻一防就使一道高墙在边境线上躺到了今天。

早晨7时列车抵达大同。我们这个旅游团住进了大同市郊某工厂的招待所。那时中国的旅游业还不发达，许多宾客还常常抱怨宾馆、商店的服务员态度冰冷，但这个小小招待所的女服务员却是笑脸相迎，格外热情。

此次访华观光与围棋丝毫无关，我乐得轻松自在。回想从1928年为了考察吴清源的棋力而首次访华以来，这是我的第10次访

华。前9次都是走到哪弈到哪，没有一次能像此行这样舒适痛快。

一行中除了团长志智嘉九郎先生1人会下棋之外，其余的如山田画家、小谷漫画家等人都从不摸棋盘。每天山南海北的闲谈中，很少有关于围棋的话题，像这样突然间远离我熟悉的世界可以说是我真正懂事以来的第1次，异国漫游，我恍惚之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抵达大同的当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善化寺与上、下华严寺。其中，善化寺是唐代建的，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上、下华严寺则始建于九百年前的辽代，两处据说都经过了重修。

熟谙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志智团长说，辽原是生活在内蒙古西刺木伦河流域的契丹族。其逐渐强大后便不断向南进犯，侵占了汉族的大片沃土，由于仅靠武力难以维持，于是就利用佛教这一手段来加强统治。随着推崇佛教政策的成功，不仅使许多汉人信佛之风渐盛，连辽国的契丹族也放弃了原来的宗教而改信佛教，大量的财力、人力都用于佛寺、佛塔、佛像的建造上，随着佛教极盛时代的到来，国力也日渐衰微。

我们发现寺内观光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且都是专心游玩，并不像日本人那样与佛界关系密切，但无意中看见两三个中国人面朝佛像跪拜叩首，样子也不失虔诚。于是，我也快步跟在那几人身后，深深地叩拜起来。

下午，我们来到离大同市16公里外的佛教圣地——云岗石窟。

当武周山麓那层层叠叠宛如蜂窝的洞窟群映入眼帘时，我们全都惊呆了：“人的力量真伟大！宗教能使人创奇迹！”随着这个念头在头脑中闪现，我顿时感到自己渺小得像是武周山下的一颗砂砾，如今活着只是为了充当一枚棋子。

数不清的洞窟里凿刻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无数佛像。第20窟的一尊大佛倚山而坐，高达17米，形态既庄重又美丽。天庭

饱满的圆脸庞上高耸的鼻梁线条垂直而鲜明，两只大耳垂立在宽肩上，厚阔的胸膛一半掩在斜披的袈裟里，即使透过厚实的衣饰，仍然能感到那机体的丰满、柔美和弹性。这是一尊以成熟男性为化身的伟丈夫式的佛象。

日本也有数不清的佛象，慈善的、美丽的、精巧的……然而像这样倚山而坐、气势磅礴的伟丈夫式的大佛则无处可寻。

当我和妻子站在大佛前，有一种皮肤清凉，心里格外豁亮的感觉。难道大佛那慈悲之怀这么快就能使人净化？我来不及细想，只顾更虔诚地注视他的尊容。

这时，我注意到大佛处于动态，好像是禅定后刚一睁开双眼的刹那间，他正欲向苦海人间释放强大无比的能量，巨掌一翻，就能把我抓过去，嘴唇一动，雷声就会把我震碎。

我被大佛慑服了、麻醉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长达半个多小时。

据说，这群石窟主要刻造于公元5世纪的北魏，即鲜卑族称王的时代。而鲜卑族的种族源头，竟然是土耳其族的一支。北魏将国都南迁至洛阳后，又在龙门凿刻了石窟。为了宗教信仰，那时的人竟是如此勤奋，不遗余力。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创造了如此灿烂文化的北魏，仅仅统治了150多年就土崩瓦解了，那些极力倡导信佛的人，终究未能得到佛的拯救。

9月16日，我们一行来到离大同东南方向70公里的悬空寺，这里地处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因寺庙建在悬崖绝壁上而得名。

当我眺望着真实世界里的这群“空中楼阁”时，不禁又一次被佛的神秘融化，为古人那离奇怪诞的布局构思而痴迷。

离开悬空寺后，我们踏上归途。汽车飞驰在北国荒漠的大地上，我的心也仍然是一片茫然，空空荡荡的，好像对局时不知往哪里落子似地长考着、迷恋着，脚下仍然是一落千丈的悬空绝壁

.....

9月17日，列车把我们送到呼和浩特，后来又马不停蹄地越过阴山，踏上了一望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些从前只是在诗中、梦中见过的景象，如今不再是诗、不再是梦了。

在一位身着蒙古族服装的美丽少女引导下，我们住进了蒙古包，在满天繁星、萤飞虫吟的草原上，伴着马头琴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天空碧蓝无云，我们钻出帐篷，迎来了草原上的第一个早晨。

突然，远方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只见特为观光客表演赛马、赛骆驼的队伍疾驰而来。

马蹄声将我们带到了古老的帝国时代，眼前呈现出成吉思汗挥师远征、席卷欧亚大地的壮丽画卷。

望着内蒙青年们精彩的马术表演，我想，这万里无疆的大草原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生活得多么豪迈。相比之下，在尺大的棋盘上，为了争夺那一目半目，我竟然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而占据的时间和空间又是那么的狭小。

参拜了五塔寺之后，我们又向昭君墓驶去。来到大黑河畔，绝代佳人安眠的坟冢就在眼前。这时，志智嘉九郎团长即景吟道：

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堠上望龙堆。

骷髅尽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

我于昭君墓前停立良久，苦涩的心中闪现出涅境佳人的仙姿，在一片静谧之中，感觉到脚下有阵阵颤动。这是匈奴穷兵黩武、震撼山河的余波尚未平息，还是倾国倾城的昭君将历史的悲剧悄悄倾诉……

难忘的旅行就要结束，我们观光团的一行乘车驶向首都机场。

北京这举世闻名的古都、天安门、紫禁城，都将与我们暂别。

车在向前飞驰，我的心却在追忆过去。围棋史已有几千年，而真正的中日围棋交流却刚刚翻开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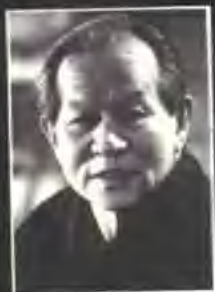
昭和25年（1950年），我随濑越宪作师傅以“第一次围棋使节团”的名义访问了中国。在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岁月里，围棋作为最早的访华先锋叩开了中国的外交大门。现在回想起来，嗣后各种民间交流团体的频频访华终于促成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胜利之果，这离不开濑越师傅自筹经费、亲率棋士访华的“投石问路”之壮举。濑越师傅真是太令人敬佩了。

我和吴清源都是濑越师傅的关门弟子。昭和3年（1928年），是我奉师命来北京与吴先生弈了两局“试验棋”并将棋谱交师傅过目后，才决定让吴清源东渡日本的。因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深感肩负着促进日中文化交流的重大责任。今后，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继承濑越师傅的遗愿，沿着前贤先哲们始终一贯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飞机冲上了云霄。中国那广袤而又神秘的大地从机翼下闪过。忽然，我又看到盘亘于荒山秃岭上的万里长城，还有它身旁闪闪发光的许多风景点——阴山北的大草原、昭君墓、悬空寺、承德外八庙、大同……。然而，云岗石窟的大佛却在头脑中永久地屹立着，岿然独存。

大佛之光照亮了一切……





桥本宇太郎先生在日本棋坛风风雨雨地奋斗了近70年之久，他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曾经作为日本棋界的一“最長老”而家喻户晓。他的晚年仍以“变幻自在流”跻身于硝烟弥漫的棋战第一线，使棋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封面设计 莫晓涛

责任编辑 洪艳



# 目 录

<b>第1章 桥本宇太郎的故事</b> .....	(1)
伯乐恩师 .....	(2)
天才宇太郎 .....	(12)
围棋与马拉松 .....	(21)
同期争妍的樱花 .....	(28)
广岛核爆下的对局 .....	(39)
雨洗风磨三逸事 .....	(52)
关西棋院的诞生 .....	(58)
东西对抗战与重获本因坊 .....	(67)
台风中的大旗 .....	(78)
升仙峡的佛光 .....	(86)
柳暗花明又10年 .....	(95)
巨人的脚步 .....	(102)
大潮三回落 .....	(111)
变幻自在流 .....	(119)
风雪仙翁不老松 .....	(128)
<b>第2章 桥本宇太郎的代表棋谱</b> .....	(140)
棋院双璧 .....	(141)
利仙与昭宇 .....	(151)
珠玉之谱 .....	(161)
核爆下的对局 .....	(171)
改世之棋 .....	(179)
宿怨之局 .....	(189)
飞挂天元 .....	(199)

升仙峡大逆转·····	(209)
半日王座·····	(219)
两个本因坊·····	(229)
同仁的胜负·····	(239)
63 翁的气魄 ·····	(249)
轻妙自在·····	(257)
明治人的豪壮·····	(267)
炽火衰焰·····	(275)
最后的花道·····	(285)
对东野弘昭·····	(295)
对窟内秀知·····	(298)
对赵治勋·····	(300)
对石田芳夫·····	(303)
对武宫正树·····	(305)
对小山靖男·····	(307)
对桥本昌二·····	(310)
<b>译者的话</b> ·····	<b>(313)</b>

# 第1章

## 桥本宇太郎的故事

文・志智嘉九郎

## 伯乐恩师

围棋难似攀山——有路无巅，

围棋深如探海——无边有源。

每当人们议论起那些取得了辉煌成就的职业棋士时，似乎总想追根寻源，从他们的往事中挖掘成功的秘密。他们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开始下围棋的呢？这似乎成了人们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

据调查，过去和当今的著名职业棋士中，5、6岁开始下棋的例子最多。并且，这些人大多是靠家中长辈的启蒙教育而入门的。事实无情地告诉了热心于教育的家长们：没有上述条件，难以望子成龙！

然而，人们却发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别说棋盘，就连一粒棋子都不曾有的桥本家族，包括父亲在内的长辈，对围棋皆属一窍不通，也没有什么亲戚在暗中施教。事实上，桥本宇太郎是在棋桌旁一边看一边摸索着学会下棋的。

桥本宇太郎幼年随父亲居住在大阪，在他常去玩耍的地方，附近有间棋室，大人们每天在那里上瘾地摆弄黑白石子。“他们怎么玩的那么有趣呀？”好奇的宇太郎便常去观看，不知不觉地他知道了怎么玩。于是，围棋对他越来越充满吸引力。

有一天，他那被人熟悉的小脑袋刚在门口晃动，就听到一个常客招呼他：“喂！进来下一盘吗？”这样，宇太郎第一次抓起棋子下了起来。那时他已满8岁，可以说学棋并不算早。

一旦闯入了围棋这个神秘的世界之后，宇太郎就更想有个棋盘。有一天，他看到报上邮购棋具的广告，于是从自己的“小金库”中取出了一笔“巨款”——1元50钱，忙不迭地汇了出去。没

想到，寄来的棋盘和棋子都是劣质品，根本无法使用。虽说世上干这种勾当的骗子并不多，但还是让宇太郎碰上了。望着破烂的棋盘和棋子，他淌下了伤心的眼泪。

父亲见此情景十分不忍，买了新棋具来安慰他，宇太郎终于破涕为笑。父亲还常常陪他出去和大人下棋，渐渐地，父亲也迷上了围棋。

有一天，一位热心的邻居，带着宇太郎去了“久保松道场”，请久保松胜喜代四段让9子下了一盘棋。这是宇太郎首次同职业棋士弈棋，也是他幸逢伯乐，成为久保松先生弟子的契机。

久保松胜喜代先生出身士族，4岁时受父亲的启蒙而弈棋。7岁时与一位当医生的邻居下棋，起初让9子也不能赢。半年后，他竟让那位医生7子还常胜。后来那位医生在这7岁小童面前自愧弗如，一气之下，再也不摸棋子了。

久保松在读小学和中学的期间，下棋时断时续。大正2年（1913年）他19岁时，在朝日新闻举办的少年棋战中再获优胜。这使他下决心踏入职业棋士的门槛。于是，他专程去拜访东京的方圆社，请社长中川龟三郎七段让2子对局，获胜后被方圆社授予“直升三段”。

在段位制度极为严厉的去，按习惯不允许“越级升段”。所谓“越级升段”，比如从二段直接升为四段的“连升两段”便是一例。至那时为止，尚无先例。但是可谓怪中之怪的“直升三段”却不乏先例：前二位是铃木为次郎、濂越宪作，第三位便是久保松胜喜代。

久保松翌年便升为四段，他是宇太郎的第一位师傅。

宇太郎拜师学弈1年后，木谷实也入门求教。这样，加上最早入门的村岛义胜，3人经常同去参加各种棋会，奖品自然由这三位小将瓜分了。

久保松道场的教规异常苛刻，师傅的哥哥久保松照彦四段号

称“新兵训导组长”，专门对付淘气的棋童。还有1位更加粗暴的先生谷口寅之助，他向久保松建议：“为了三位小徒可成大器，非重重地锤炼不可。请允许用我的妙法来教训他们吧！”说起他的“妙法”，实在是恐怖：晚间同去浴池洗澡时，当天谁输了棋，谁就会被那位面目狰狞的先生推进池中，用浴池的水灌个半死。

久保松师傅教习严谨，但很少训斥人。宇太郎只被师傅训过一次，可这一训，却使他终生难忘。那是他请濑尾先生让5子对局胜了8目之后的事情。因此这是他首次在报办棋赛中登场，首战告捷，8目大胜，宇太郎心花怒放洋洋得意，鼻子翘得老高。三天之后，他收到了久保松师傅的一封信，遭到了严厉的斥责：“你的棋只给人一种守、守、守到底的感觉。让5子的棋，只要死守，谁都会赢。但这种胜利绝非名符其实的胜利。望你今后不要过份计较胜负，要多多考虑如何攻杀，要积极地断、吃，勇敢地作战。否则将不是真正的围棋！”

师傅的训戒象给宇太郎种了疫苗一样，驱走了修业中的“天花”病魔，保证了这位学弈少年的健康成长。

大正9年（1920年），久保松晋升五段，成为高段棋手。为此，决定在大阪与神户分别举行两场升段庆祝会。本因坊秀哉、中川龟三郎、雁金准一、濑越宪作、小岸壮二等名师高手，专程从东京赶来祝贺，并举行了几场纪念对局。其中本因坊秀哉对雁金准一（在大阪）、濑越宪作对小岸壮二（在神户）两局最最引人注目。

接触到这么多的棋坛巨匠，宇太郎大开眼界，心中燃起与高段棋手一试锋芒的期望。果然，祝会来了。趁师傅的升段庆祝会在大阪举行之际，宇太郎终于请濑越宪作五段让3子弈了1局。

宇太郎哪里知道，这是久保松师傅事先特为他安排的1局。可以说，这盘棋决定了他的一生。濑越先生早就看中了宇太郎，有意收他为徒，并几次请求将宇太郎带到东京去。蒙在鼓中的桥本，面对东京来的高手，只知全神贯注地搏杀，果真出色地弈为和棋。



事后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试验棋”，也是命运的重大转折点。提起这盘棋，宇太郎至今还异常激动。

由于东京的学弈条件优于大阪，久保松师傅毅然决定将三位得意门生送去深造。于是，松本宇太郎从师濑越宪作五段，木谷实愿作铃木为次郎五段的弟子，村岛义胜则拜在本因坊秀哉的门下。

离开大阪之前，宇太郎与久保松师傅挥泪话别，语重心长。一想到东京强手如林，棋坛胜负无情，师傅难免替弟子担心。于是，临行前，师傅悄悄地告诉了宇太郎一条锦囊妙计：“……这是我苦心钻研的一着新手，至今还未用过。你乍去东京，强手如林，遇到困难时可试用一下。至少可连胜两三盘的。这就算我给你的临别赠礼吧！”

大正9年（1920年）8月26日，父亲携宇太郎来到东京的濑越宪作先生宅邸拜师学弈。

“请问贵府的教旨属何宗派？”父亲初见面就既显得唐突又语气郑重地问道。

“是西本愿寺门徒。”濑越师傅急忙答道。

“这样我就放心了，宇太郎就托付给您了”。

原来宇太郎的父亲是该宗教的虔诚信徒，他曾打算让宇太郎出家为僧，并从小教他念过许多经书。假如宇太郎与棋道毫无因缘，恐怕今日正在某寺院内坐禅念经呢。

入门后不久，宇太郎又请师傅让3子弈了1局。结果与在大阪的“试验棋”一样，再次和棋。长隔48年之后的昭和42年（1967年）12月，师徒再次弈了第三次“让3子局”，结果宇太郎胜了38目。这最后一局是为了给出版界提供素材而对弈的。从最初的和棋到胜38目，如此看来，徒弟的棋力每年还长不到1目，难怪有人感叹学弈之苦时不禁吟道：

丝丝白发月月添，